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通天樂 第八種 打縣官 恤農現德

打縣官

請看世上凶鋒惡燄，天地神鬼饒過了那個。即如屠二犯罪，費萬千心力，前案幸結，可以改過安分矣，豈惡又無端想要打縣官泄氣，致令父子偕亡獄底，家業盡散。報應昭然可畏。

揚城有個屠監生，排行第二。其家甚富，生一子強勇異常。家僕六人，都倚勢凶橫東鄉。有腴田千畝，每年自領子僕往田上收租，共十多人駕大船蜂擁莊房。眾佃戶殺雞的殺雞，秤肉的秤肉，美酒白飯如款大賓。佃人來算帳，例俱垂手站旁聽命。不論水旱，不許掛欠升合。若有拖欠逆話，即喝令惡僕掌嘴。若麥稻略有潮稗，曬揚幾次。自置大斛，比合鄉每石多出八升。倚著監生，復又加納州同，如虎生翼，橫暴非常。或有因受不過狠惡，辭田不種。他便鎖來重打，定要他種。那時有個姜佃戶，因喪母棺衾費用，拖欠租稻。屠二即令豪僕鎖到家內，打個半死，捆在後房柱上，不與飯吃，餓了兩日。姜佃家人無奈，苦措清完，方才釋放。

這屠二為惡，怨恨的人極多。那日在田上毒罵佃戶，又著僕用扁擔，捆打佃戶。遂有前遭打的姜佃出頭寫了狀子，開列打死佃戶、奸人妻女、占人田產、自置大斛等款。招呼被害之家，男婦老幼，齊有百十多人，將屠二的衣帽碎撕，並拉著惡子惡僕攜著大斛，把他擁到府前。正值府尊坐堂未退，因見人眾叫問，那屠二喊稟：「眾佃叛主無法無天。」府尊怒說道：「夫人必口侮，然後人侮之。你的惡處甚多，本府久知。」且發江都縣審明詳解親訊治罪。將一千原被都押發縣。劉縣尊即將屠二同惡子惡僕收禁候審，原告討保。屠二見事急，請許多鄉宦賄囑縣尊，俱不依允。又因他財富恐人疑議，掛牌在城隍廟，對神逐款審訊。審時那日，來看的百姓竟有上千。縣尊把豪僕夾了三人，款款俱實。先通詳革去屠二的職員，以便刑訊。不意屠二有個至親，□□西某院，因備了許多金銀，星飛前往求書到江南督撫兩憲，囑令推分從輕審結。府縣因上司吩咐，只得屈情發落，只將惡僕三人重責枷示，屠二罰米五百石，賑饑贖罪。因此家財費去大半。田雖千畝，各處人怕他，俱不敢領種，荒了二年反賠錢糧。

適值劉縣尊因公被議，奉憲摘印。屠二聞信，恨他執法。齊起惡子惡僕，並平日交往的惡人，共二十多凶，各藏短棍，候縣官到川堂會客，欺他沒印即擁擠向前，把縣官肩上海打了一棍。縣官急避入署內，吩咐緊閉縣門，著捕官飛速赴府，稟屠二帶領百多人來縣劫庫。府尊聞知，急傳內丁皂快二百餘人，不候轎到，即親自騎馬帶著人眾飛至縣署。坐在縣堂，急令各役查拿。那時縣廳內牀下都是躲的屠黨家人，未一時鎖到十二人，送獄聽候通詳治罪。不月餘奉各上司俱嚴批審究。彼時牢疫盛行，屠二同惡子惡僕俱死於獄內拖洞。只有牽連四人，活出命來。其田居家產盡完，城鄉人俱各快心不已。

恤農現德

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
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
此聶夷中詩也。予於暑月見農夫耕插之苦，腿腳浸於泥水之中，脊背曬於烈日之下，指掌破爛，皮膚焦黑，百般勞苦，才得成谷。我輩安坐而食，若不感念厚待，是無人心矣。有等田主，租糧刻剝盤算。更有喪心棍徒，衙門胥役佐貳貪官，遇有鄉農，便為愚懦可欺，稍涉事隙，即多般恐嚇索詐。嗟乎！彼以奇勞異苦耕耨，養人之人，何忍不以厚待耶。然農之勞筋骨，胼手胝足，終歲幸勤，究竟自食有限，而人賴食養活者多矣。今後但遇鄉農，即當憐其極苦，念其大功，不笑其村俗，不嫌其粗魯。或有執迷者，必當開導指點。或有爭訟者，必當勸息解紛。若逢水旱荒年，酌蠲其租門。如遇極貧而無食者，量助其口糧。凡事扶持，存我之厚，反予自心，始可相安。此即現在之德，較彼諸般好事，真有數倍之功也。